

费智平著

泥

土

中

的

爱

生林出版社

记者社会报告丛书

费智平 著

泥土中的爱

(沪)新登字 113 号

特约编辑:田 壮
封面设计:陈华沙

泥土中的爱

费智平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插页 4 字数 170,000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510-772-4/G·183 定价 6.50 元

深入生活实际是记者的生命

——“记者社会报告丛书”总序

附录

做一个新闻记者，理应赶到现场，到第一线去采访，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把事实的真相，力争以最快的速度告诉广大读者。我历来看不惯记者在办公室里朝南坐，等待现成的新闻稿件送上门来，活像当年的姜太公钓鱼；或者整天在办公室里拨拨电话，抄抄有关材料，就拼凑成新闻。当然，作为工作过程中加强联系的手段，电话不是不可以打，有关材料也不是不可以运用，但记者的主要时间和精力，总要使用在走出报社大门，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去亲身体会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时常会遇到一些艰难、曲折，以及种种阻力，甚至是生命危险，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安静、顺顺当当的。怎么办呢？我认为要敢于闯、敢于拼搏，甚至冒一点生命危险，亦在所不惜！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股拼劲，没有一股青年人的锐气，那就干不好新闻工作。

采访过程中，记者每天要同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打交道，我们所面对的人和事，都处在瞬息万变的动态之中，如果你反应迟钝，工作方式呆板，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那就会遭到失败。特别是轻信对方的谈话，或被种种假象所迷惑，不经过自己的缜密思考，突然作出判断，必然会打败仗。我在三十年代开始做记者时，这类败仗有过多次。打败仗，不要紧，要善于总结经验，以利再战。

试举一例。1933年2月，日军侵占山海关后，又大举进攻热河，上海《新闻报》派我到当时的热河省会承德去采访。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曾于2月上旬飞往北平，并在2月13日招待北平新闻界时明确宣布：“日军如侵入热河，中央政府决定全力抵抗。”16日，东北热河后援在北平成立。17日宋子文偕同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张学良将军、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东北军高级将领张作相以及著名人士朱庆澜、杜重远、黄炎培、穆藕初等亲赴承德劳军。18日热河省主席和当地驻军第41军军长孙殿英等举行盛大欢宴，席间，宾主双方都慷慨陈词，表示抗战决心。21日汤玉麟又通电全国，宣告热河战事爆发，呼吁各方声援。

我在2月28日下午从北平赶到承德，第二天上午就到热河省政府去访问汤玉麟。传达室的官员说：“大帅每天下午2时起床，3时会客，可留下名片，为你通报，明天再听消息。”碰了钉子，转而去访问热河省国民党省党部，传达室称省党部委员谓“大人”。通报后，居然得到候补委员李大人的接见。此公烟容满面，一问三不知，最后他毕竟对我说了一句真话。他轻声说：“此间一切都听命于常务委员汤玉麟，你初到此地，望言行谨慎，多保重！”

中午，上小饭店午餐，见邻座有三个下级军官，穿得破破烂

烂，一边数钞票，一边出口痛骂汤大帅。不用直接采访，一听说得汤玉麟部队已有 16 个月不发军饷了，最近要调他们上前线，才给每个士兵发 20 元的热河省兴业银行的钞票。饭后，到街上散步，见商店大都关门，市面冷落。

3月2日下午1时半，我回到玉成饭店，发现有不速之客坐候我的住室中。交谈后，始知他是省政府交际处派来的赵科长。他大谈其汤玉麟主席的德政，没完没了，我因为还记得国民党省党部那位李大人“望言行谨慎”的忠告，就不敢怠慢他。幸而两点半钟，忽有三位洋人叩门来访，即路透社记者约克，陪了美联社记者伊克和前东北迫击炮厂工程师沙顿，他们邀我同去访问汤玉麟。原来他们刚接到电话，汤氏约他们下午3时在省政府谈话，但其左右并无译员，约克想拉我去当临时翻译。

汤玉麟坐在会客室的虎皮椅上接见我们。他生得体格魁梧，肥头大耳，却身穿长袍马褂，装做斯文的样子。他先把秘书为他准备好的发言稿念了一遍，然后说：“九·一八事变以来，外传我也是伪满洲国官吏，其实我与他们没有来往，我汤某是个军人，对国家守土有责，如日军进攻，唯有奋起抵抗，尽我职责。”趁他夸夸其谈之时，我们提出要求，请他指派车辆明天送我们上前方采访。他立刻点头允诺，并且说：“明天，刚巧我也要上前方去视察，就请你们明天上午10时到此集合，我们一同出发！”说罢，他先起身告辞。

不要小看这位东北军阀，他也是耍两面派的老手。尽管他当面说得好听，事实上他早在这天上午将所有车辆和司机集中在省府，派其亲信将历年搜刮所得的金银财宝和大量烟土，打包装箱，准备逃跑。

走出省政府，即去电报局发新闻电，报道了汤玉麟的谈话，这是一大失误。当晚仍回玉成饭店安睡。半夜，那位原十九路

军炮兵营营长吴丹紧急敲门，他急促地告诉我：“一部分热河部队在前线哗变，日军快速部队抄小路直奔承德，离城只有 30 里了，你必须赶快撤退！”我即与同住的天津《益世报》同业王廷绅商量，他说：“吴营长提醒你从宏观上看问题的实质是对的，我们都受了汤玉麟的骗，还是走吧！”我们走出饭店大门，街上停放着几十辆大卡车，满载行李和一大批不抵抗的军人，车上的军官和士兵为抢夺座位竟拔枪射击，子弹横飞，骂声不绝。难民们大哭小喊，秩序大乱。其时，汤玉麟早已远走高飞。事后据悉，汤玉麟弃守承德，率残部向察哈尔北部溃退。使百余日军毫不费力地进占承德，热河抗战即以失败告终。

新闻要讲时间性。我回到北平，就搭当天平沪特快车南返。在车上我奋笔疾书，赶写通讯，以弥补上次误发新闻专电的损失，回到上海报馆就发稿。3月9日起，我写的《热河失陷目击记》，即在上海《新闻报》上连载。

这次工作上的失败，使我逐步懂得人们总是通过亲身的实践，才能对客观事物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吃一堑，长一智，这次沉痛的教训，真是毕生难忘！

回顾自己年轻时的记者生涯，大多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流离颠沛的经历，使我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有军阀、政客、商人、流浪汉、妓女、逃难者等等，而自己本身，与其说是记者，不如说时不时地成为流浪汉或者逃难者。当时战乱不已的社会环境逼迫着记者深入到采访的第一线去，于是总感到有写不完的新闻，始终处于一种亢奋的工作状态之中。

相比之下，今天的青年记者生活在和平建设时期，条件比我们这代人年轻时强多了，去外地采访可乘飞机，与人交谈有录音机，写稿甚至用上了电脑，社会也很尊重记者。这些都是有利的一面。但是，凡事都是利弊相伴的。也许正因为是和平时期，生

活相对来说显得宁静平淡，这就容易使记者变懒，不想动，不愿投身到生活实际中去。现在不是有少数记者仅满足于会议新闻、请柬新闻、马夹袋新闻吗？这就违背了新闻工作的规律，无异于自己在扼杀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一直执著提倡记者不能当“新闻老爷”，要放下架子，迈开双腿，到群众中去，到生活实际中去，这样，才会有所作为，才会有不尽的生命力。

欣闻“记者社会报告丛书”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讯息，非常高兴。这套丛书以青年记者的独特眼光观察社会，用手中的笔记录改革开放大潮冲击下的社会变迁，反映各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和奋斗里程。其中包括文汇报吕明方同志的《历史的风车》、青年报何建华同志的《大地的警醒》、新民晚报习慧泽同志的《闯荡上海滩》、解放日报费智平同志的《泥土中的爱》和文学报梁红英同志的《寻寻觅觅外嫁梦》等丰富的内容，都是当代青年记者辛勤采访的成果。我满腔热忱向他们致敬，向他们祝贺！今天的青年记者，比我们幸福得多。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涌现许多新人、新事、新问题，等待我们去深入采访，及时报道。我坦陈当年失败的教训和对新闻工作的感想，唯愿今天从业于新闻界的年轻同仁能继承前辈的优良传统，汲取前辈的失败教训，在工作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是以为序。

1992年5月5日于上海

84699

目 录

深入生活实际是记者的生命

——“记者社会报告丛书”总序 陆 谊

“甲肝旋风”突袭大上海	1.
“学琴热”透视	12
食品卫生忧患录	18
“净水器大战”揭秘	26
人工流产在上海	35
肠道病威胁大上海	42
呻吟与呐喊	46
“血疑”的证明	52
上海监狱见闻	58
装着铁栅的医院	64
她们走出监狱以后	68
爱的畸变	76
少女啊，少女	82
这里有座爱的丰碑	89

2028/14

大海的女儿	95
“焦大黄”的焦虑	102
忘不了你呵,妈妈	106
超越的台阶	115
银球,在他心中燃烧	122
女模特的情感世界	129
吉他歌手	135
一个女书画家的爱与泪	143
泥土中的爱	151
你把爱献给明天的太阳	165
“膏药大王”传奇	172
“事业是一只滚动的足球”	181
爱的奏鸣	192
他有五百个孩子	197
没有架子的名医	203
天职	206
她让“铁树”开花	209
“魔针”陈祖卿	211
“我是医生”	213
林贵和他的病人	215
小天使的守护神	217
“阴阳人”的救星	219
光明的使者	221
“蚂蚁王”吴志成	224
一匹奔腾不息的金马	226
后记	229

“甲肝旋风”突袭大上海

1988 年的日历刚刚翻开，暴发流行的急性传染性肝炎象一股无情的旋风，袭击着上海。

“卫生局，卫生局……”一架架无线电话在焦急地呼叫；

“呜，呜——”一辆辆救护车尖啸着穿梭在大街小巷；

市药材公司三天内就售出相当于去年一年的防治肝炎的药材。市医药公司、药材公司向 20 多个省市发出了 200 多份加急求援电报；

全国土产食品商品拥挤着争购糖醋蒜头的人群；“肝炎，肝炎……”拥挤的公交车厢里随时可听见关于肝炎的谈论；

一封封要求住院治疗、献计献策的人民来信，雪片似地飞往市人民政府、报社、电台……

上海，这个拥有 1300 万人口的东方大都市，又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

特写之一：在市卫生局

局长办公室的沙发已经搬走，替而代之的是一张叠着被褥的钢丝床。

架在办公桌上的无线电话，不时传来各区县疫情的最新消息。

长长的走廊上，脚步匆匆。几个暂时住不进医院的病人、家属，急急地撞进办公室……

记者看到一叠刚刚打印出来的简报：

“今年一月中旬以来，上海急性传染性肝炎暴发流行。据市卫生防疫站统计，今年一月上旬，平均每天发病人数在 30 人左右，至 19 日以后，发病人数急骤上升……”

“这次急性肝炎暴发流行有四个特点：来势凶猛，发病多，且集中在市区；发病者多为青壮年，大部分患者的 SGPT（谷丙转氨酶）指数在 1000 以上，并有 70% 的患者伴有黄疸；一户同时发生两例以上的现象所在多有，据有关方面初步了解，大部分患者都有食毛蚶史，销售毛蚶多的地区，发病也多。”

“发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那位面露倦意的负责人对记者说：“这是继 1983 年年初因食毛蚶引起肝炎流行后的又一次肝炎暴发流行。”说着，他喝了一口泡得酽酽的茶：“看来这次肝炎发病高峰可能持续 60 天左右，到 2 月中旬才会出现下降的趋势。目前的发病趋势已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来收治病人、控制疫情。”

市卫生局已变成了与病魔搏斗的“前线指挥所”，临时组建的肝炎防治小组正在不分昼夜地指挥着这场特殊的战斗。

一批批工作人员赶往各医院：

一次次紧急会议作出新部署；
一份份简报送往市人民政府……

特写之二：在各医院

急性传染性肝炎暴发流行，使上海大大小小的医院被卷入了繁忙的漩涡。在上海各家医院，几乎都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

早晨，医院门口蜿蜒着等待验血的长蛇阵，每一张脸上都笼罩着不安、焦虑……

裹着棉被、棉大衣的急性肝炎病人，坐着救护车、小轿车、黄鱼车、自行车，从四面八方陆续涌来，来晚了的患者只能聚集在住院处、门（急）诊室、大门口等候……

竖在医院门口的大黑板上，贴有一张布告，上面排列着获准入院的病人名单。榜上有名的，赶紧拎起自己带来的热水瓶、洗脸盆直奔病房；榜上无名的，则流露出失望的情绪。

再看看医院的情景吧！

市传染病医院，在四五天时间里，买来了 800 条被单、170 条棉胎、300 条毛巾，后勤人员突击腾出办公室、职工宿舍等，增设了 300 多张临时病床，连长长的走廊上也排满了病床，灯还来不及安装，医生只能就着微弱的手电光给病人静脉注射葡萄糖针剂……

黄浦区传染病医院从原来核定的 240 张肝炎病床，猛增到 350 张，过道、放射科、会议室、院长室都已搭起了肝炎病床……

沪南医院总护士长徐林娣，带领 10 多名医生、护士、后勤人员，两天内清除了数吨垃圾，在正在拆除的原南市区传染病医院肝炎隔离病房开设 200 张病床……

静安区中心医院的外科病房、屋顶活动房都成了肝炎患者的病房，肝炎病床数从原有的 51 张，增加到 294 张……

然而，杯水车薪，急待入院的肝炎患者越来越多，想方设法增开的几百张病床，不消几个小时就告“客满”，连那些用救护车送来的重症病人也难以安排到合适的病房。一个个火烧火燎的电话传向市、区卫生局……

人们常常把我们的医生、护士称之为“白衣天使”，但是，这些“天使”也有自己的家，也有老人和孩子，也有丈夫和妻子。然而，为了降服突如其来的肝炎病魔，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从黄昏到黎明，从日出到日落，坚守在自己神圣的岗位上——

唐家湾地段医院邵影对丈夫说：“医院抽我去肝炎隔离病房帮忙。”“不但你会染上肝炎，还有可能把病毒带回家传给孩子。”丈夫的话，并没有动摇这位青年医生的心，她平静地对丈夫说：“总得有人去肝炎病房工作的呀！”

市传染病医院孙雅仙医生全家得了肝炎，催她回家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到医院，她却始终没有离开她的岗位、她的病人。负责 140 张家庭肝炎病床指导工作的朱淑珍医生一天工作 14 个小时，饿了咬几口巧克力。

和平饭店的保健医生徐莉莉，从 2 月 10 日起，日夜守护在病人床边，一天也没有休息……超负荷的工作，使静安区中心医院的张利民医生和郁美娣护士长晕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
这就是我们的“白衣天使”，他们把自己的一片赤诚和满腔的爱，默默地奉献给了他们的病人。他们并不期望从病人那儿得到酬报，得到奖赏，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尽快制止急性传染性肝炎的蔓延！

特写之三：在市政府 6 号会议室

1月24日下午。穿一件黑色短大衣的谢丽娟副市长，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手表，指针刚好指着下午2点。她环视了一下从全市12个区匆匆赶来的区长、区卫生局局长、市建委、财贸办、卫生局的负责人，用深沉的语调说：“今天是星期天，请各位来开一个紧急会议，请各区负责同志用5分钟的时间讲一下本区肝炎病人的收治情况和遇到的困难。好，开始吧！”

话音刚落，会议室里亮起耀眼的灯光，8个拍录像的小伙子扛着摄像机在会议室里来回走动着，选择最佳视角……

“哦，各位”，谢丽娟摘下刚刚戴上眼镜，指指那几个拍录像的年轻人说：“他们不是电视台的记者，是卫生宣传教育馆的。1983年上海虽然也发生食用毛蚶引起肝炎流行，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我们有必要拍下这次肝炎暴发流行的一些情况，让历史记住今天，从中吸取教训”。

会议室里一片肃静。每个人的发言都短促、简洁——

市卫生局：“……我们从1月19日开始已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通过调整、挖潜，到目前为止已增设肝炎病床1500多张。据疫情分析，近几天内每天新发病人还将增加，肝炎病人住不进医院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单靠卫生部门挖潜已难以应付……”

长宁区卫生局：“……23日下午，我区召开全区紧急动员大会，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利用工厂、学校、新工房等开设了400多张肝炎病床。另外，我们还印发了60000份卫生宣传资料……”

黄浦区：“……我们已在浦东开设3个肝炎临时收治点，区卫生局3位科长分别到3个收治点坐阵。目前遇到的困难是通讯不便，有时只能派人骑自行车去收治点联系工作……”

闸北区：“我区传染病医院刚刚正式开放，遇到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电话和煤气灶……”

谢丽娟停下手中的笔，转身对坐在一旁的市府办公厅和市建委的同志说：“请你们同市内电话局和市煤气公司联系一下，抓紧落实解决。”旋即，两位同志分头跟市内电话局和市煤气公司的值班人员取得了联系。

离4点还有一刻钟。秘书递来一张电话记录单，副市长说：“这是一位市民刚才打给市府的一个电话。这位市民说，‘我们全家5口人有4人已得了甲型肝炎，希望作为人民公仆的市政府采取措施，让肝炎患者早日住院治疗，以控制疫情的继续扩散。’所以，我们对这次肝炎的暴发流行要有足够的认识，早日做好肝炎病人的收治工作。”

4点正。会议结束。12个区的负责同志又匆匆奔向四面八方……

特写之四：在各临时收治点

一个个肝炎病人临时收治点，迅速在全市各区建立起来。一批批无法住院治疗的肝炎病人，住进了设在学校、旅馆、俱乐部、招待所等处的临时收治点，从各方抽调来的医护人员、后勤人员，正在紧张地工作……

晚上9点30分。副市长谢丽娟和市卫生局副局长林发雄等，放轻脚步走进了南市区传染病医院的病房。一间40多个平方米的屋子里挤着10多张病床，几个尚未入睡的病人向这位副市长反映医疗、生活方面的情况，谢丽娟说：“我们一定想办法尽快改善你们的治疗条件。”她走到一位正在呕吐的女病人身边，为她递过茶杯，亲切地对她说：“呵呵气，就不会呕吐了。”一间简

陋的小屋里，一位中年男医生正在灯下整理病历卡，他告诉谢副市长：“白天我们连病史都来不及采写，病人多得实在应接不暇。”这位曾经做过医生的副市长说：“白天干不完的活晚上接着干，医生对病人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当他们赶到卢湾区中心医院时，已是深夜 11 点了……

静安区五四中学的一幢教学楼也成了肝炎隔离病房。大楼的两头安上了两扇铁丝网的大门。一间间教室里排满了钢丝折叠床。一位负责医生告诉记者：“这里已设了 280 张病床，估计可开到 400 张。”遗憾的是，一些病人把吃剩的饭菜、果皮等扔进厕所，堵住了管道，脏水、粪便溢了出来……当这位负责医生陪记者走出校门，立刻被等候在马路上的熟人“逮住”了，都是向他要床位的。只见他边走边摆手：“一个床位也没有了，还是去别处想想办法吧！”他叹了一口气：“最叫我头疼的是那些水、电、煤、菜、环卫等协作单位，给吧，我实在挤不出床位了；不给吧，好家伙，马上让你看‘颜色’。哎——”

一幢刚刚竣工的新工房，也成了肝炎患者的临时收治点。没有炉灶，医院便请来几位退休老人帮助打热水、送饭菜。然而，这些老人没有想到，七、八十个病人，一天竟要用 1000 多瓶热水，楼上楼下不停地跑，累得这些年逾花甲的老人直喊“吃不消，吃不消！”而那些一天用了 10 多瓶热水的姑娘和小伙子听了却哈哈大笑……

一群“消息灵通”的患者，听说南市区一家旅馆将开设收治点，扭头便冲了进去，吓得住在里面的旅客纷纷“撤退”……

特写之五：在市医药公司

上海市医药公司成了“众矢之的”。每天从早晨到傍晚，从